

逃世巴爾幹



保加利亞記巴甫爾
譯者 朱光 陳翰伯

1234

SWT 680 / 09

直水義

行印社版出外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六月初版

逃出巴爾幹全一冊

版權不准翻印
所有權人所印

著者

保加利亞記者
巴陳介甫

譯者

陳翰伯
朱葆光

發行人

孫伏園
中外出版社

出版者

重慶上游寺美專校街一〇六號

印刷者

潤華印書館

經售者

全國各大書店
重慶南岸馬鞍山三十一號

本書依據戰時節約原則，加
增行數，縮小天地空白，以
減輕讀者負擔，希亮鑒焉。

宜冰裁書

逃出巴爾幹

巴介甫著

陳翰伯 合譯
朱仁光

目錄

宜冰藏書

譯者序言	一
前言	三
第一章 走入黑暗	五
第二章 德國祕密警察的德萊克斯勒	一六
第三章 我為什麼不殺掉希特勒	二三
第四章 德軍的行進	三三
第五章 荷馬住過的地方	三七
第六章 巴爾幹的團結	五〇
第七章 赫里斯末世	五六
第八章 希特勒坦克車之油	六二
第九章 預言家克利浦斯	七一
第十章 美國女間諜	八二

逃出巴爾幹

第十一章	救命的司機.....	九六
第十二章	史達林建議，希特勒佈置.....	一〇〇
第十三章	會議.....	一〇四
第十四章	離奇的故事.....	一一〇
第十五章	唯有莫斯科知道.....	一二一
第十六章	「南斯拉夫萬歲」.....	一二四
第十七章	天空游擊隊.....	一三八
第十八章	革命的襲擊.....	一五〇
第十九章	蘇妮雅.....	一五四
第二十章	沒一個德國人活着離開巴爾幹.....	一六六
第二十一章	無人之地.....	一七〇
第二十二章	逃出.....	一八四

譯者序言

這本書的作者是倫敦泰晤士報記者巴介甫 (Michael Sadler)。巴介甫是保加利亞人，因為反對納粹主義和一切法西斯主義被駐保加利亞的德國祕密警察捕入集中營。

巴介甫在這本書裏毫無隱諱地暴露巴爾幹的真相，說明了現在巴爾幹真相的來源，指出發展的方向。書裏的一切故事都是他親自看到，聽到，或體驗到的鐵一般的事實。這些事實裏有淚，有血，有火，有非人類所能想像的殘酷，有非祕密警察所能消滅的憤怒，有為社會正義與永久和平而不顧生死地奮鬥的男女老幼。

巴介甫用生動的筆調把不怕餓，不怕冷，不怕死，不怕痛苦的男女志士從事自由和解放奮鬥的經歷描繪出來。他在許多動人的故事裏給予讀者關於現在巴爾幹政治與生活的一些明確的知識。

原書是倫敦 Cassell 公司出版的。為了節省篇幅，譯者將冗長的敘述稍予刪節，但故事的發展是絲毫沒有變動的。章次也略有更動。附此一併聲明。

封面裝幀是張文元先生的設計，這是應該特別感激的。

譯者——一九四四年五月，重慶。

原书空白页

一九四一年夏天，德國進攻俄國的幾個星期以後，幾百頂降落傘從紅軍的飛機上降落在巴爾幹，要在所有巴爾幹各國與佔領軍作戰，並且幫助組織地下的反軸心活動。後來，在那一年，我自己看見過幾位在工作中的跳傘者。我看見他們作戰，看見他們死掉。他們的英雄氣概鼓舞我去記述他們的故事，這些故事形成了本書的一部份。但是他們還有不少事情，比勇敢還稀罕的；他們被一種清楚堅定的理想激勵着，他們就是爲了這個理想作戰，死掉。這些跳傘者並不是俄國人——他們是保加利亞人，克羅特人，希臘人，羅馬尼亞人，塞爾維亞人和斯洛文尼亞人。他們在一起作過戰（許多人現在還在作戰），他們的範例奠定了巴爾幹革命的地下團結的基石。依照我的意見，這種地下的團結是有關巴爾幹與東南歐洲的戰爭的最有意義的政治現象。這種團結一定要在整個巴爾幹發生偉大的影響——正如南斯拉夫現在的實際情形（一九四三年春天）所證明的——當和平到來的時候，這種團結也是應該計及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在這本書裏，我提供出在巴爾幹的這些新的，而且是最重要的政治現象，主要的是我自己觀察得來的見解。我企圖以一個記者的眼光，而不是以政治家的眼光觀察他們。我會經努力做到公正，而不是中立，因爲我並不相信中立。中立只是那些拒絕面對着他們自己罪惡結果的人們的庇護所。

在這本書裏，沒有一個人是虛假的，沒有一件事情是幻想的，雖然，遇有必要，許多談話是從我的猜測得來的。這是一本記者的著作，是一本個人經驗的著作。一九四一年三月，當德軍渡過多腦河，從羅馬尼亞到保加利亞，進行對希臘和南斯拉夫攻擊的時候，我自己發現我是索非亞警察廳的目標。

了。那位德國的德國秘密警察解釋着，我是被認為若允准我離開保加利亞，一如我所料及的是太危險了，而且讓我自由，也是很危險的。自從一九三九年以來，我曾任倫敦泰晤士報駐索非亞的記者，德國秘密警察加給我的主要罪過是我的「有害的文字」，和「可惡的觀念」，做為一個新聞記者，我是幫助傳播了這些。

一年以後，我自由了，而且遠離了巴爾幹的恐怖。這本書也包括那一年，當然是最多事，而且在各方面也是我的生命中最有趣味的一年。我密切地和巴爾幹地下世界保持接觸，我的生活使我和游擊隊接觸，和全歐各地逃來的難民，逃脫遭受活埋的希臘與南斯拉夫軍官，各種非法份子，納粹人口犯子的女犧牲者，最重要的，還有為巴爾幹團結進行決死鬥爭的巴爾幹聯邦主義者。那可是比生死鬥爭還重要的事情。我參加了一個新世界的誕生，是有關巴爾幹的，是一種生活的新觀念的建立。

我這本書在某種限度以內，雖然是談到了監獄，集中營，德國秘密警察，與警察的交手戰，可絕對不是一本「恐怖作品」，也不是另外一本「我剛從納粹集中營裏逃出來」的故事。我是敘述我個人的經驗，不過我敘述的方式是聯繫着那些曾經並且正在進行巴爾幹的反納粹戰鬥的人們的經驗的。我的結論只是我個人的見解，也並不代表任何政府的或政治活動的，巴爾幹的或菲巴爾幹的，官方的或非官方的，或者是在任何國家的任何政府部門的見解。

由於許多理由，這本書裏提到的許多人的名字，我希望他們還都活着，某些城鎮村莊的名字，以及有關我的亡命的詳情，都會經是改變了的。我曾經試圖忠實於各個事件的真實結局，但是我的筆記和文件還是在德國秘密警察那裏，我只能依靠我的記憶，所以我希望如果有我忽略了或是忘記了的有關任何我所敘述到的政治事件的詳情，我都要請求加以原諒。

米哈伊爾·巴甫爾。

一九四三年三月，倫敦。

第一章 走入黑暗

「對不住，這樣匆匆忙忙請大家過來，不過事情的確是緊迫……」

英國駐保加利亞公使藍得爾發言的語氣，緩慢而堅決。當他的話頓住時，只有壁爐中的煤炭爆裂聲打著室內的沈寂，火影照射在他那堅定而顯示著勤勞過度 and 緊張的面孔。

「一個英國國民，」他鄭重地繼續說，「同時是本公使館的一個職員，在最神秘的情形之下失蹤了。他是從索非亞坐着東方快車到伊斯坦布爾的旅行中被綁架了去的。他的手提箱還在軍中，可是人已毫無踪跡了……」

我們大家都像瘋狂似地速記着，決定不遺漏一個字。顯然這是頂重要的新聞。半小時以前我們接到緊急通知，請到英使館來。這樣匆匆忙忙地把我們召集過來，是有充分理由的。我們在這裏聽到的，是英使關於德國祕密警察第一次公開打擊英國駐保加利亞外使節事件的陳述——這正是希特勒閃擊南斯拉夫前六個星期，也正是他的軍隊從羅馬尼亞越過多腦河南下到巴爾幹的心臟「保證這個半島的和平與確保其中立」的頭一天。那是一九四一年二月二十七日星期四的晚間。

我們一共有十幾個人，都是英美報界駐索非亞的代表。其他的外國記者大半都已到貝爾格萊德和伊斯坦布爾去了，以求不受德國的檢查。這巴爾幹的新聞。這種檢查在第二天就正式開始了。我們和新聞專員倫西曼一起，圍着英使藍得爾坐成一個半圓形。

「關於這個事件，公使可以告訴我們一些詳情嗎？」美聯社的著名軍事記者聖約翰發問道。

「是的，可以。失蹤的人名叫格林維區，他在本星期一坐火車離開索非亞到伊斯坦布爾去。因為是本館的職員，他帶有外交護照和外交簽證。當晚火車一過保加利亞邊境的斯維稜格勒車站，他就不見了，此後誰也沒有看見他。火車開入土耳其國境後，他不在其中。土耳其當局對這一點很有把握。和他同坐這列車的其他英國國民一到伊斯坦布爾後就直接打電報給我，但直到此刻我們百發打聽，都無結果。保加利亞當局聲明完全不知，並向我保證他決不是因為他們的要求而離開火車的。我對他們的解釋不能滿意，我今天已要求謁見內閣總理，並通知他說，我們對這事件見解非常強硬，要求立刻告知格林維區君的下落。」

「關於格林維區本人，你能告訴我們一些消息嗎？」

「他本來是一個俄羅斯人，他入了英國籍已有二十五年了。他在本公使館充任館員也有十五年以上了。」

「他帶了外交公事包或什麼別的文件沒有？」

「不，什麼也沒有。他只是帶着自己的行李旅行。」

「他在公使館裏的職務到底是什麼？」

「他是護照管理員的副手。」

談話繼續了下去，直到我們知道了一切，公使館對於這次神秘事件不幸知道的也不多。公使又宣佈兩件驚人事件，這兩件都是在過去四十八小時以內發生的。保加利亞黑海沿岸主要港口布爾格斯英國

領事館的房子，在頭一天晚上被搜查了，保險箱的門被打開了，許多文件被偷走了。再前一天晚上，索非亞公使館護照管理辦公室也被搜查一遍。大門是關開的，幾張桌子上的抽屜打了開來，公文也被偷走……。

「對於這種搜查和盜竊，你能夠加以說明嗎？」

「不，我不能夠。我只能告訴你們事實，並且說明我的深深的失望，這種事情會發生在這一國家裏，這和我們維持外交關係呢。」

「公使，你想外交關係還會維持多久呢？」

無疑，這問題是最重要的一個。

「這完全要看保加利亞政府，」這就是藍得爾先生的簡單答覆。「如果保加利亞政府決定允許德軍開入國內，我當然要向我的政府建議斷絕外交關係。」

「是不是說，如果德軍正式開入保加利亞，英國就和保加利亞政府斷絕外交關係，是不是在羅馬尼亞的程序不會重演呢？」一個記者問。

「是的。我並不知道德軍開入布加勒斯特以後，英國公使館還要留在那裏的理由。我自己可並不準備在這種屈辱的境況中，還要留在這裏。」

訪問差不多完了。公使和備西曼顯然很疲倦，很擔心的樣子，我們決定早點走了。

我失望了。這次的訪問無疑的是一件大事，可是我感覺到這是我充當國外記者從索非亞最後發出的一段新聞。單是這一件事情就使我很擔心，在過去的幾個月中我的工作的確是有趣味的。現在是該完

結了。

在疲倦的一天之後，和倫西曼在一起吃飯倒是真正的休息。倫西曼是我遇見過的最友善的英國人之一。一九四〇年索非亞英國公使館派他當新聞專員。他不是一個職業外交家，而是一個歷史學家，他是英語國家中最精通巴爾幹和保加利亞歷史的學者之一。他能夠完完全全的口操並且寫作保加利亞語言。他還是一個怕羞的人，在大規模的官方集會中，通常的地位是在一間屋子的角落裏，在那裏，沒有人擾亂他，他能很有興趣的觀察屋子裏的圖畫或傢具。他也很謙遜，不肯承認他懂得巴爾幹問題和保加利亞歷史，只有熟悉他的朋友們才知道他到底懂得多少。對人，特別是對待新聞記者，倫西曼是成功的。從一個新聞記者的眼光來看，在德軍抵達之前的幾個月，他以最大的機智和效率，把公使館的新聞專員室變成了一家大的新聞社。對於倫西曼的這個位置，只有一件值得惋惜的事情，就是太晚了！在戰前，駐索非亞的英國公使館並沒有新聞專員，沒有任何新聞或宣傳的工作，在這裏，戈培爾向保加利亞派出了二百多官方的和非官方的新聞和宣傳專家，為「新秩序」鋪平道路。在巴爾幹別的國家裏，情形是一樣的。

在戰前的幾年裏，在巴爾幹差不多沒有做過什麼事情用以對抗德方宣傳的影響。法國的宣傳倒真的獲得了不少的成就，特別是在昔日的盟友南斯拉夫和羅馬尼亞兩國中，法國的崩潰是一個痛苦的打擊。法國提出了這些國家的期望，可是卻沒有方法去實現，他們怎麼會決定參加爭取歐洲自由的鬥爭呢。英國曾經有意——以有效的支持給予這些國家。但是英國却未曾試圖說服它們，這就是為什麼在

法國失敗之後某些巴爾幹領袖傾軋戈倍爾的宣傳的理由之一。我並不想掩飾任何巴爾幹傀儡份子的罪惡。對於英國的態度，我的惋惜要比責備更多一點。但是，在保加利亞，在南斯拉夫，在羅馬尼亞，對於許多人民，英國只是地圖上的一片粉紅色的島嶼。它們不能一如英國懂得自己那樣的懂得英國，也不能預見它的英勇抵抗，因為它未曾試圖在真正的見解中把它自己告訴它們。

倫西曼是一個老練的主人，在吃飯的時候，從不談起當前的局勢。

十一點以前，我走回家去，當天晚上我還有很多事情要辦。我的情報員從多腦河口路斯打來了一個緊急電話。我立刻接過電話來，我接到的消息是糟糕的。那天晚上，德軍開始在多腦河上架起浮橋開過了過來。他們都是穿着制服，並不想稍加掩飾。顯然，這個意思就是說他們的公開抵達將要在清晨宣佈。幾分鐘以後，一個當地的新聞記者打電話來告訴我，在索非亞週圍的大路上，德文的指路牌正在加緊趕造中。這個意思就是說德軍期望在次日或星期六開入索非亞。過了一會兒，我又接到一件最重要的情報：已經有了種種預兆，某一高級政府官吏正在準備乘坐飛機立刻離去。所有這些情形只是說明了：保加利亞政府已經決定簽署加入三國公約，總理或外長將要前往德國，進行通常的慶賀，並且向他的新的主子去接受第一次的訓令。僅僅還差一件事情——官方公報。

我坐在辦公桌旁，工作直到兩點。我確信這是最後的電報了。我寫了幾百字當做第一部。我打算清晨再送出新的新聞和情報。我打電話到日內瓦和伯爾尼，但是有人告訴我，因為電話線是被官方占用了，直到明晨七點以前是不能通話的。這真奇怪，但是再想這些事情；我就太疲倦了，我睡了。

「起來！」

我張開眼睛，本能地又閉了起來；一片可怕的光亮弄瞎了我。我迷惑着要去明白是發生什麼事情了。是夢嗎？

「起來！」

一隻大手從床上掀開了我的被窩。我又張開了眼睛。光亮不在我的臉上了，可是我還看不見東西。「別想抵抗。那是沒有用的。起來！」

我從床上爬起來。

「站着。舉起手來。」

「你們是誰？」我終於問道。

「舉起你的手來！」

我只好服從。

「把燈開亮！」他下令道。

我扭亮床旁的電燈，瞥了一眼桌子上面的鐘，四點過十分。

「穿上衣服！」那個傢伙又下令道。「我再說一遍，不要抵抗。你看看那兩個人的手裏舉着什麼東西。現在，你快點。」

我看了看那兩個舉着手槍的人。我就開始穿衣服，一句話也不說。我想拖延一會，因為我需要時間思考。

「快！快！快！我不是告訴你了嗎，不要浪費時間。」
我也不理他。我能不能逃掉？但是有一個人站在門口，窗戶又太遠，另一人的手槍離開我不過兩碼遠。
糟糕了，我想。今天晚上我還睡在家裏，我真是一個傻瓜。我穿好了衣服，鞋子，我問道：

「這是什麼意思？你們是誰？你們要什麼？」

「警察。」那個人簡單地答道。

「那裏的警察？」

「不必多問。」

「你爲什麼半夜三更闖進我的屋子來？」

「這不關你的事。」

「你的警察證件呢？誰讓你們來的？」

「別問這些可笑的問題。來呀，我要搜查房子了。」

「爲什麼？你們的拘票呢？」

「我有口頭訓令。」

「誰的口頭訓令？」

「我的上司。」

「他是誰？」

「我早就告訴你了，不要問可笑的問題！你是想抵抗嗎？」

「是的！上帝知道，是的！」我突然叫道，我都奇怪我自己。

「我不是告訴了嗎？那是沒有用的。」

「你到底是誰？」

「好吧，我是政治警察局派來的。我有警察總局的命令。」

「要搜查我的房子嗎？」

「是的。」

「還有別的嗎？」

「還要逮捕你。」

「你們不能沒有寫好的命令而來逮捕我。這是非法的。」

「別這麼傻了吧！昨天我還抓了一個上校呢。是穿着制服的。我們現在有特別訓令和特別權力。你應該知道。」

「告訴我你的名字。給我看看證件。」

「爲什麼？」

「我要知道你到底是誰。」

「好吧。」

他給我看了看警察證，我把他的名字抄了下來。

「你這個傻瓜！」他說，笑了笑。「我的名字對你沒有什麼意思。來吧，快點呀！」